

## 麦杏黄

魏青锋

梅梅家前院有一棵高大蓊郁的杏树，每天放学经过梅梅家门口，我都要跟着梅梅跨进朱檐黛瓦的门楼，蹑手蹑脚地摘几颗丢进嘴里，一阵龇牙咧嘴的酸。“谁呀？”厦房里有细细碎碎的脚步声。“婆，我放学了。”梅梅跟我挤眼睛，我一溜烟跑出了门，身后传来梅梅婆的斥责声：“不让你跟东巷魏家那小子来往，听到没，那家人恹恹地快要饭了……”

青杏的绿一天天褪淡了，繁密的枝叶间泛起了喜人的金黄光泽，一转圈矮枝上的杏子都被我们尝光了，要摘高处的，须站在板凳上。梅梅溜进家里端凳子，梅梅出来时，却捧着七八颗诱人的金黄杏子塞进我口袋：“我爹回来了，矿上的杏子都熟透了！”我走出好远，梅梅又撵过来，叮嘱我：“这是甜杏子，杏仁好吃，不苦。”

“嗯”，我头也不回地塞一颗杏子在嘴里，鼓着腮帮子舍不得咬，杏子熟透的清香就在齿舌间滚动着。进了家门，爹正骑在长凳上，腰身一起一伏磨镰刀，“吡吡擦擦”的声响在院子里回来荡去，刚做过手术的娘坐在椅子上晒太阳。看到了我，娘苍白的脸上漾着笑，我掏出一颗杏子递给娘，娘伸手无力地握着。我给姐姐藏了两个又圆又大的，姐姐在镇上读初中，过两天放忙假（农村学校给学生放麦收的假）才能回来。然后我靠近长凳，瞄了一眼爹冷峻的脸，怯怯地在长凳端头放一颗杏子，杏子随着爹磨刀的动作，在凳子上回来晃动，终于落在地上，滚出老远，爹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目光转向我：“梅梅爹回来了，你少上人家屋去，讨人厌！”“嗯”，我应了声，乖乖地回屋里写作业。

又过了几日，空气逐渐弥漫起淡淡的麦香，村里的土墙上到处刷着“颗粒归仓，龙口夺食”“保卫三夏，防火防盗”的标语，紧张的麦收季节就要来了，家户人走路都带着风，学校也终于要放忙假了。我们人小，去地里帮不上忙，我和梅梅每天就沿着公路或去人家遛过耙子的麦茬地拾麦穗。

捡拾的麦穗我们都用柳条捆成一扎一扎，头朝上放进我们的背包里，有一次村主任婆姨拦住我，非说我包里的麦穗是抽了她家拉买车的。梅梅慌忙去麦地喊爹，谁知爹来了后忙给村主任弯腰道歉，抬脚踢我，却踢在挡我身前的梅梅身上。梅梅痛苦地倒在地上，梅梅爹和婆很快赶过来，满头银发的梅梅婆的拐杖一下下落在爹肩上背上，趁乱梅梅拉着我跑开了。那夜，我们就躲在镇上的砖瓦窑里，饿了渴了就去不远处的果园偷摘杏子吃……

后来我也跟着家人去地里割麦子，金色的麦浪在风中层层涌动着，我弯着腰，两脚岔开踩着麦茬间的畦垄，学着大人的样子拢麦、揽麦，随后贴着地面搭镰，猛地往回抽动镰刀，一

把沉甸甸的麦秸就攥在手里，顺势放在身后的空地上。太阳升上了半空，热浪在空中滚动，汗水开始顺着脸颊往下流，我直起腰准备擦汗水，却看到梅梅小心翼翼地踩着麦茬间的空地跳过来了：“你小心着，你穿凉鞋，不要让麦茬戳了脚……”梅梅笑吟吟地走近了，塞一把杏子到我手里，随后接过我的镰刀，弯腰、揽麦、割麦，堆放一气呵成。望着梅梅窈窕的背影，耳边响起梅梅前几天说的话：“以后我们一块去煤矿，你跟我爹一样，开拉煤车，我就搁家里做饭，每天做你爱吃的饺子……”我的脸有些滚烫，娘走过来爱怜地说：“这鬼天，看把我娃热得！”梅梅穿着凉鞋、短袖，一会儿就晒得皮肤发红，麦芒、麦秸叶子也划得胳膊上、脖子上一道道血印子。父亲套好驴子装好了麦车，梅梅故意落在后面，跟我一块拾麦穗：“我爸让我去矿上上初中。”

“啊？”“我不想去！”“嗯。”“那我就再也不去了！”“嗯。”在村口分手时，梅梅把口袋里的杏子都掏给娘：“婶子，我爹让我去矿上上学，我不准备去……”望着梅梅的背影，娘喃喃自语：“这女子多懂事，谁以后娶了她享福呢哟。”“你做梦呢！”爹的皮鞭甩出一声脆响，“人家是商品粮，我们是土里刨食的，两种人！”

初中毕业，我跟梅梅约定考煤炭中专，结果都落榜了，梅梅爹给梅梅弄了煤矿系统的内部指标，她去省城上了技校，我只得去读高中。三年后，碰上全国高校第一次扩招，我居然考上了南方的二本院校。技校毕业后，梅梅回到了煤矿，再后来，梅梅就在煤矿成了家。姐姐有一次说漏嘴了，说梅梅每年都来家里帮着收麦子，有一年，爹说的话太难听：“我娃是大学生，以后就是国家干部，女子，你以后就不要找他了，咱不是一路人……”

有一年年初，我请假回家收麦子，收割机去不了的坡地还要人工收割，往坡地走时，迎面碰到了梅梅领着女儿，我有些尴尬地喂嘴：“梅梅，你，你还好吗？”“你谁呀？”梅梅面无表情地闪过身。“叔叔，你吃杏子，姥爷家的杏子，可好吃了！”洋娃娃似的小美女高高举着一枚金黄的杏子，梅梅蹲下身抱起女儿，匆匆走开了。远远地传来了洋娃娃跟梅梅的对话：“妈妈，你不是说好东西要跟人分享呀？”“对呀，可不能跟坏人分享呀……”

## 借光

钱国宏

林草局的李局长刚刚走进办公室，就接到了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。父亲在电话里气呼呼地喊道：“臭小子，咱家在果园里建的那两间看护房接到了你们局里执法大队下发的《违建拆除通知》！我和你妈就住在那两间看护房里，怎么能说拆就拆呢？你赶紧给下面打个电话，别拿咱家开刀啊！你当一回局长，怎么说咱家得借次光儿吧？”

李局长放下电话，给远在老家的大哥打了一个电话，询问事情原委。大哥说：去年春天，老爸老妈背着你承包了村里的一个果园，接手时果园里就有两间看护房，是看果园的人盖的。但那个果园地类性质是林地，按照政策规定，果园的看护房不允许超过30平方米，而那两间房子至少应该有70平方米，所以执法大队上门下达了《违建拆除通知》。

清理林地违建专项整治行动是李局长亲自布置的。他想跟父亲说：这是全省林草系统开展的一次专项整治行动，目的就是清理林地内的各类违建，还地于林。但是想想父亲刚才气呼呼的电话，再想想老爷子平时的倔脾气，李局长觉得现在说这些话不是时机，说破天大老爷子也是不会同意把看护房拆掉的。

李局长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圈，边走边思考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。一边是坚决不能违反国家政策，必须带头清理林地违建；一边还要让父亲乐观地接受。这实在是一个难题。

吃过午饭，李局长顾不上午休，开车回到老家，找到父亲承包的果园。现场一看，果然如大哥所说：果园内有两间70多平方米的房子。说是看护房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建在果园内的住房。很显然，这两间房子已经超出了文件的规定，必须立即进行清除。

果园里，几名林业执法人员正在向老爷子讲着什么。老爷子看到李局长回来了，眼睛顿时一亮，腰杆也挺起来了，转过身来喊：“臭小子，赶紧过来！你看看这事怎么办吧，你们的执法队也太不给面子了！”

执法大队的队员们看到局长亲自驾到，有些局促不安。

李局长走过来，微笑着把父亲劝进屋，边劝边安慰父亲：“爸，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会处理

好的，你儿子当一回局长，这点光儿还是能借到的！”

安顿好老爷子，李局长返身回到大队队员面前：“这两间房子是不是属于违建？”执法大队队长说：“是的李局，经过我们测量和再三验看图斑，确属违建。”

“好，明天上午，你们找一辆铲车来，按规定拆除这个违建，不得有误！”李局长对执法队下了命令。

执法队员们有些担心：“老爷子这边该怎么办呢？万一他出来阻挡……”

李局长一笑：“你们只管做你们该做的事情，明天老爷子不会出现在这里。”

执法队员们走了，李局长回到屋内对父亲和母亲说：“事情搞定了，这个光儿是借上了！对了爸妈，县城来了一个黄梅戏剧团，明天早上我派车来接你们，去看一场黄梅戏。散散心！”

老爷子一听事情搞定了，房子不用拆了，自然是心花怒放。于是第二天早早地就坐车去县城看戏了。

老爷子前脚刚走，后脚执法大队的铲车便到了，两个小时之后，果园里的违建便拆除了，恢复地貌后，挖上了树坑，明天即可以在这里栽上树了。

老爷子看完黄梅戏后，李局长又让爱人陪着二老在省里的几个景点转了三天。第四天中午，二老被接到了县政府的礼堂。李局长对老爷子说：“爸，下午召开全县清理违建专项整治行动表彰大会，您老人家带头清理违建，高风亮节，不仅要上台领奖，还要发表获奖感言呢！”

老爷子听得一头雾水。李局长这才慢慢地向二老讲起了事情经过，并且详细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文件精神，和这次清理违建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。

老爷子听说自己的两间房子被抓掉了，顿时火冒三丈！但是听了儿子的劝说和解释之后，心头的怒气慢慢地消散了。最后李局长说：“爸，你想借我的光儿，其实我也想借您的光儿呢。您看我是一局之长，全县的眼睛盯着我呢，我应该带头吧！现在您把咱家的林地违建拆除了，那么您儿子就可以挺着腰板对全县下命令了，对不？”

老爷子一听，“嗯，是这个道理！”禁不住又挺起了腰板，笑着骂道：“臭小子，别以为你爹的觉悟那么低，我好歹也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呢！拆我那两间小房，当时我是拧不过弯来，现在听你这么一解释我也就明白了。孩子，你做得对，你应该带这个头！看看，这次全县表彰的10名先进当中有你爹，看来呀，爹这次是真的借你的光儿啦！”



逆光 梅方明 摄

